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十六回 種果毒大戶搨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

按：李實夫見那野雞祇穿一件月白竹布衫，外罩玄色縐心緞鑲馬甲，後面跟著個老娘姨，緩緩至屏門前，朝裏望望，即便站住。實夫近前看時，亮晶晶的一張臉，水汪汪的兩隻眼，著實有些動情。正要搭訕上去，適值堂信交帳回來，老娘姨迎著問道：「陳個阿曾來？」堂信道：「勿曾來呢，好幾日勿來哉。」老娘姨沒甚說話，訕訕的挈了野雞往前軒去，靠著欄杆看四馬路往來馬車。實夫問堂信道：「阿曉得俚名字叫啥？」堂信道：「俚叫諸十全，就來裏倪隔壁。」實夫道：「倒像是人家人。」堂信道：「耐末總喜歡人家人，阿去坐歇白相相？」實夫微笑搖頭。堂信道：「故也無啥要緊，中意末走走，勿中意豁脫塊洋錢好哉。」實夫祇笑不答。

堂信揣度實夫意思是了，趕將手中揩擦的煙燈丟下，走出屏門外招手兒叫老娘姨過來，與他附耳說了許多話。老娘姨便笑嘻嘻進來，向實夫問了尊姓，隨說：「一淘去哉呢。」實夫聽說，便不自在。堂信先已覺著，說道：「耐咪先去等來咪弄堂口末哉，一淘去末算啥嘍？」娘姨忙接道：「價末李老爺就來哩，俚來裏大興里等耐。」實夫乃點點頭。

娘姨回身要走，堂信又叫住叮囑道：「難末文靜點，俚咪是長三書寓裏慣常咪個，勸做出啥話靶戲來！」娘姨笑道：「曉得個哉，阿用得著耐來說？」說著，急至前軒挈了諸十全下樓先走。

實夫收了煙票，隨後出了花兩樓，從四馬路朝西，一直至大興里，遠遠望見老娘姨真個站在弄口等候。比及實夫近前，娘姨方轉身進弄，實夫跟著，至弄內轉彎處，推開兩扇石庫門，讓實夫進去。實夫看時，是一幢極高爽的樓房。那諸十全正靠在樓窗口打探，見實夫進門倒慌的退去。

實夫上樓進房，諸十全羞羞怯怯的敬了瓜子，默然歸坐。等到娘姨送上茶碗，點上煙燈，諸十全方橫在榻床上替實夫裝煙。實夫即去下手躺下，娘姨搭訕兩句，也就退去。實夫一面看諸十全燒煙，一面想些閑話來說。說起那老娘姨，諸十全趕著叫「無悔」，原來即是他娘，有名喚做諸三姐。

一會兒，諸三姐又上來點洋燈，把玻璃窗關好，隨說：「李老爺就該搭用夜飯罷。」實夫一想，若回棧房，朱謫人必來邀請，不如躲避為妙，乃點了兩祇小碗，模塊洋錢叫去聚豐園去叫。諸三姐隨口客氣一句，接了洋錢，自去叫菜。

須臾，搬上樓來，卻又添了四祇葷碟。諸三姐將兩副杯筷對面安放，笑說：「十全來陪陪李老爺哩。」諸十全聽說，方過來篩了一杯酒，向對面坐下。實夫拿酒壺來也要給他篩。諸十全推說：「勿會喫。」諸三姐道：「耐也喫一杯末哉，李老爺勸緊個。」

正要擎杯舉筷，忽聽得樓下聲響，有人推門進來。諸三姐慌的下去，招呼那人到廚下說話，隨後又喊諸十全下去。實夫祇道有甚客人，悄悄至樓門口去竊聽，約摸那人是花兩樓堂信聲音，便不理會，仍自歸坐飲酒。接連乾了五六杯，方見諸三姐與諸十全上樓，花兩樓堂信也跟著來見實夫。實夫讓他喫杯酒，堂信道：「倪喫哉，耐請用罷。」諸三姐叫他坐也不坐，站了一會，說聲「明朝會」，自去了。

諸十全又殷殷勤勤勸了幾杯酒。實夫覺有醺意，遂叫盛飯。諸十全陪著喫畢。諸三姐絞上手巾，自收拾了往廚下去。諸十全仍與實夫裝煙。實夫與他說話，十句中不過答應三四句，卻也很有意思。及至實夫過足了癮，身邊摸出表來一看，已是十點多鐘，遂把兩塊洋錢丟在煙盤裏，立起身來。諸十全忙問：「做啥？」實夫道：「倪要去哉。」諸十全道：「勸去哩。」實夫已自走出房門。慌的諸十全趕上去，一手拉住實夫衣襟，口中卻喊：「無悔，快點來哩！」諸三姐聽喚，也慌的跑上樓梯拉住實夫道：「倪該搭清清爽爽，啥勿好耐要去嘍？」實夫道：「我明朝再來。」諸三姐道：「耐明朝來末，今夜頭就勸去哉呢。」實夫道：「勸，我明朝定規來末哉。」諸三姐道：「價末再坐歇哩，啥要緊嘍？」實夫道：「天勿早哉，明朝會罷。」說著下樓。

諸三姐恐怕決撒，不好強留，連道：「李老爺，明朝要來個哩！」諸十全祇說得一聲「明朝來」。實夫隨口答應，暗中出了大興里，徑回石路長安客棧。

恰好匡二同時回棧，一見實夫，即道：「四老爺到仔陸裏去哉嘍？阿唷，今夜頭是鬧熱得來！朱老爺叫仔一班毛兒戲，黎大人也去叫一班，教倪大少爺也叫一班。上海灘浪通共三班毛兒戲，纔叫得來哉，有百十個人咪哩，推扳點房子纔要壓坍哉！四老爺為啥勿來嘍？」實夫微笑不答，卻問：「大少爺哩？」匡二道：「大少爺是要緊到尤如意搭去，酒也勿曾喫，散下來就去哉。」

實夫早就猜著幾分，卻也不說，自吸了煙，安睡無話。明日飯後仍至花兩樓頂上。那時天色尚早，煙客還清。堂信閑著無事，便給實夫燒煙，因說起諸十全來。堂信道：「俚咪一徑勿出來，就到仔今年了坎坎做個生意。人是阿有啥說嘍？就不過應酬推扳點。耐喜歡人家人末，倒也無啥。」實夫點點頭。方吸過兩口煙，煙客已絡繹而來，堂信自去照顧。

實夫坐起來吸水煙，祇見昨日那擠緊眼睛的老婆子又摸索來了，摸到實夫對面榻上，正有三人吸煙。那老婆子即迷花笑眼說道：「咦，長大爺，二小姐來裏牽記耐呀，說耐為啥勿來？教我來張張。耐倒剛巧來裏。」實夫看那三人，都穿著青藍布長衫，玄色綢馬甲，大約是僕隸一流人物。那老婆子祇管嘮叨，三人也不大理會。老婆子即道：「長大爺晚歇要來個哩，各位一淘請過來。」說了自摸索而去。

老婆子去後，諸三姐也來了，卻沒有挈諸十全。見了實夫，即說：「李老爺，倪搭去哩。」實夫有些不耐煩，急向他道：「我晚歇來，耐先去。」諸三姐會意，慌忙走開，還兜了一個圈子乃去。

實夫直至五點多鐘方吸完煙，出了花兩樓，仍往大興里諸十全家去便夜飯。這回卻熟落了許多，與諸十全談談講講，甚是投機。至於顛鸞倒鳳，美滿恩情，大都不用細說。

比及次日清晨，李實夫於睡夢中隱約聽得飲泣之聲，張眼看時，祇見諸十全面向裏床睡著，自在那裏嗚嗚咽咽的哭。實夫猛喫一驚，忙問：「做啥？」連問幾聲，諸十全祇不答應。實夫乃披衣坐起，亂想胡思，不解何故，仍伏下身去，臉偎臉問道：「阿是我得罪仔耐了動氣？阿是嫌我老，勿情願？」諸十全都搖搖手。實夫皺眉道：「價末為啥？耐說說看哩。」又連問了幾聲，諸十全方答一句道：「勿關耐事。」實夫道：「就勿關我事末，耐也說說看。」諸十全仍不肯說。實夫無可如何，且自著衣下床。樓下諸三姐聽得，舀上臉水，點了煙燈。

實夫一面洗臉，卻叫住諸三姐，盤問諸十全緣何啼哭。諸三姐先嘆一口氣，乃道：「怪是也怪勿得俚。耐李老爺陸裏曉得？我從養仔俚養到仔十八歲，一徑勿捨得教俚做生意。舊年嫁仔個家主公，是個虹口銀樓裏小開，家裏還算過得去，夫妻也蠻好，阿是總算好個哉了？陸裏曉得今年正月裏碰著一樁事體出來，故歇原要俚做生意。李老爺，耐想俚阿要怨氣！」實夫道：「啥個事體嘍？」諸三姐道：「勸說起，就說末也是白說，倒去坍俚家主公個臺。阿是勸說個好。」說時，實夫已洗畢臉，諸三姐接了臉水下樓。實夫被他說得忐忑鴟突，卻向榻床躺下吸煙，細細猜度。

一會兒，諸三姐又來問點心。實夫因復問道：「到底為啥事體？耐說出來，倘忙我能夠幫幫俚也勿曉得。耐說說看哩。」諸三姐道：「李老爺，耐倘然肯幫幫俚，倒也賽過做好事。不過倪勿好意思搭耐說，搭耐說仔倒好像是倪來拆耐李老爺梢。」實夫焦躁道：「耐勸實概哩，有閑話爽爽氣氣說出來末哉。」

諸三姐又嘆了一口氣，方從頭訴道：「說起來，總是俚自家運氣勿好。為仔正月裏俚到娘舅家去喫喜酒，俚家主公末要場面，撥俚帶仔一副頭面轉來，夜頭放來咪枕頭邊，到明朝起來辰光說是無撥哉呀。難末害仔幾花人四處八方去瞎尋一泡，陸裏尋得著嘍？娘舅咪末嚇得來要死，說尋勿著是祇好喫生鴉片煙哉。俚家主公屋裏還有爺娘來咪，轉去末拿啥來交代哩？真真無法子想哉！難末說勿如讓俚出來做做生意看，倘忙碰著個好客人，看俚命苦，肯搭俚包攬仔該樁事體，要救到七八條性命咪。我也無撥啥主意

哉，祇好等俚去做生意。李老爺，耐想俚家主公屋裏也算過得去，夫妻也蠻好，勿然啥犯著喫到仔該碗把勢飯哩？」

那諸十全睡在床上，聽諸三姐說，更加哀哀的哭出聲來。實夫搔耳爬腮，無法可勸。諸三姐又道：「李老爺，故歇做生意也難，就是長三書寓，一節做下來差勿多也不過三四百洋錢生意。一個新出來人家人，生來勿比得俚，要撐起一副頭面來，耐說阿容易？俚有辰光搭我說說閑話，說到仔做生意末，就哭。俚說生意做勿好，倒勿如死仔歇作，阿有啥好日腳等出來。」實夫道：「年紀輕輕說啥死？事體末慢慢交商量，總有法子好想。耐去勸勸俚，教俚勸哭哩。」

諸三姐聽說，乃爬上床去向諸十全耳朵邊輕輕說了些甚麼。諸十全哭聲漸住，著衣起身。諸三姐方下床來，卻笑道：「俚出來頭一戶客人就碰著仔耐李老爺，俚命裏總還勿該應就死，賽過一個救星來救仔俚。李老爺阿對？」實夫俯首沉吟，一語不發。諸三姐忽想起道：「阿呀！說說閑話倒忘記哉，李老爺喫啥點心？我去買。」實夫道：「買兩個團子末哉。」諸三姐慌的就去。

實夫看諸十全兩頰漲得排紅，光滑如鏡，眼圈兒烏沉沉浮腫起來，一時動了憐惜之心，不轉睛的祇管歎看。諸十全卻羞的低頭下床，趿雙拖鞋，急往後半間去。隨後諸三姐送團子與實夫喫了，諸十全也歸房洗臉梳頭。實夫復吸兩口煙，起身拿馬褂來著，向袋裏掏出五塊洋錢放在煙盤裏。諸三姐問道：「阿是耐要去哉？」實夫說：「去哉。」諸三姐道：「阿是耐去仔勿來哉？」實夫道：「啥人說勿來。」諸三姐道：「價末啥要緊？即取煙盤裏五塊洋錢仍塞在馬褂袋裏。」

實夫怔了一怔，問道：「耐要我辦副頭面？」諸三姐笑道：「勿是呀，倪有仔洋錢，倘忙用脫仔湊勿齊哉，放來噪李老爺搭末一樣個碗。隔兩日一淘撥來倪，阿對？」實夫始點點頭說：「好。」諸十全叮囑道：「耐晚歇要來個哩。」

實夫也答應了，著好馬褂，下樓出門，回至石路長安棧中。不料李鶴汀先已回來，見了實夫，不禁一笑。實夫倒不好意思的。匡二也笑嘻嘻呈上一張請帖。實夫看是姚季蓴當晚請至尚仁里衛霞仙家喫酒的。鶴汀問：「阿去？」實夫道：「耐去罷，我勿去哉。」

須臾，棧使搬中飯來，叔侄二人喫畢。李實夫自往花雨樓去吸煙。李鶴汀卻往尚仁里楊媛媛家來。到了房裏，祇見娘姨盛姐正在靠窗桌上梳頭。楊媛媛睡在床上，尚未起身。鶴汀過去揭開帳子，正要伸手去摸，楊媛媛已自驚醒，翻轉身來，揣住鶴汀的手。鶴汀即向床沿坐下。楊媛媛問道：「昨夜賭到仔啥辰光？」鶴汀道：「今朝九點鐘坎坎散，我是一徑勿曾困歐。」媛媛道：「阿贏？」鶴汀說：「輸個。」媛媛道：「耐也好哉，一徑勿曾聽見耐贏歇，再要搭俚噪去賭。」鶴汀道：「勸說哉。耐快點起來，倪去坐馬車。」

楊媛媛乃披衣坐起，先把捆身子鈕好，卻憎鶴汀道：「耐走開點哩。」鶴汀笑道：「我坐來裏末，關耐啥事？」媛媛也笑道：「倪勸。」

適值外場提水銚子進來，鶴汀方走開，自去點了煙燈吸煙。盛姐梳頭已畢，忙著加茶碗，絞手巾。比及楊媛媛梳頭喫飯，諸事舒齊，那天色忽陰陰的像要下雨。楊媛媛道：「馬車勸去坐哉，耐困歇罷。」鶴汀搖搖頭。盛姐道：「倪來挖花，大少爺阿高興？」鶴汀道：「好個，再有啥人？」楊媛媛道：「樓浪趙桂林也蠻喜歡挖花。」

盛姐連忙去請，趙桂林即時與盛姐同下樓來。楊媛媛笑向鶴汀道：「聽見仔挖花，就忙殺個跑得來，怪勿得耐去輸脫仔兩三萬原起勁殺。」趙桂林把楊媛媛拍了一下，笑道：「耐說起來末倒就像個。」

鶴汀看那趙桂林，約有廿五六歲，滿面煙容，又黃又瘦。趙桂林也隨口與鶴汀搭訕兩句。盛姐已將桌子掇開，取出竹牌牙籌。李鶴汀、楊媛媛、趙桂林、盛姐四人搬位就坐，擲起牌來。鶴汀見趙桂林右手兩指黑的像煤炭一般，知道他煙癮不小，心想如此佢人還有何等客人去做他？那知碰到四圈，趙桂林適有客人來，接著衛霞仙家也有票頭來請鶴汀。大家便說：「勸碰哉。」一數籌碼，鶴汀倒是贏的。楊媛媛笑道：「耐去輸仔兩三萬，來贏倪兩三塊洋錢，阿要討氣！」鶴汀也自好笑。趙桂林自上樓去。盛姐收拾乾淨。鶴汀見外場點上洋燈，方往衛霞仙家赴宴；逕到門首，恰好朱藹人從那邊過來相遇，便一同登樓進房。姚季蓴迎見讓坐。衛霞仙敬過瓜子。李鶴汀向姚季蓴說：「四家叔末謝謝哉。」朱藹人也道：「陶家弟兄說上墳去，也勿來哉。」姚季蓴道：「人忒少哉。」當下又去寫了兩張請客票頭，交與大姐阿巧。阿巧帶下樓去給帳房看。帳房念道：「公陽里周雙珠家請洪老爺。」正要念那一張，不料朱藹人的管家張壽坐在一邊聽得，忽搶出來道：「洪老爺我去請末哉。」劈手接了票頭，竟自去了。

第十六回終。